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升仙傳 第四十四回 王解公猴洞受難 濟小塘四川降妖

話說王英只因馬肚帶鬆了下來，被馬閃在後邊，看見一些猿猴把轎圍住，連忙催馬前來開弓放箭射散一群猴，他心中一怒追趕下去，趕過山頭，見有竹木樹枝結成的一座寨門，眾猴俱跑進去，到了裡邊說：「洞主不好了，我們在山下看見個官人娘子，還有個丫鬢，堪堪搶上山來，忽有一個惡人把我們同伴射死兩個，奪回婦女，他如今趕了來了。」老猴聽說大怒，於拿大棍帥眾出來，一見王英齊往上攔。王英抽出腰刀左右亂砍，老猴著急，將身一縱跳在王英的馬上攙住後腰，把王英摔下馬來。眾猴上前用葛條捆上，抬到洞中。老猴升堂口吐人言說：「與我把惡人先打一頓，然後吃他。」眾猴聽說，手拿棍棒，把王英的渾身打個個皮開肉綻。王英受刑不過說：「快些殺了我吧。」老猴微微笑道：「你要速死我卻偏不殺你。」遂吩咐住刑，把王英送入水牢不提。

且說小塘正在山中遊逛，忽然心血來潮，掐指一算，早知其意，向徽仙言道：「王英不守本分，今被猴精捉去，我與你靈符一道緊緊收藏，到夔州東北七里灘外等候韓、苗二人，還有一個姓蘇的道友，你們見面同到齊雲嶺南彌猴寨，仗此靈符打進去，在後寨水牢中把王英救出，我自在外接應。」徽仙領命到了七里灘前，果然遇著三人，彼此說了來意，各人取了一條樹枝到了嶺南寨前，一齊闖到裡邊。眾猴只當是些天神，四散奔逃。四人到了後邊救出王英說道：「你快著走吧，教長差俺救你來了。」王英說：「眾位師兄，我這兩腿帶傷，不能行走了。」苗仙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們扶你走吧。」言罷把王英扶出洞門，回頭一看並沒山寨，還是一個花花世界。小塘一見拍手大笑，眾人方知是小塘的幻術，從此鎖住心猿。師徒六人，就在伯勞山洞中養性，這且不提。

再說張明、胡旺回到家中，把書信送與張氏，張氏拆開看了一遍，暗暗的叫苦，遂叫丫鬢吩咐兩個僕人不許把實話告訴二位公子，自己袖起書信到了婆婆房中，把書信與胡老爺看了，胡老爺兩眼落淚，把張明、胡旺叫到跟前，把仲舉遭官司始末問了一遍。向張氏言道：「幸你丈夫問的是秋後死罪。今年朝覲該河南道恤刑掌道御史劉可然，是我的年姪，待我寫一封書，收拾些銀子差人上京，叫劉御史在三法司說個分上，等到恤刑之時就可把你丈夫罪名開出來了。」張氏說：「既是老爺發這慈心，早些打點方好。」胡尚書立時叫張、胡二人去僱牲口，明早還要上京。二人答應出去將牲口僱妥，各回家去。次日早晨張明進來從書房間經過，丁郎迎頭撞見說：「張明，我那父母來了沒有？」張明順口答道：「還在路上，未來到哩。」丁郎滿心歡喜，信步走到門前，又見胡旺，說：「胡旺，我那父母幾時到呢？」胡旺未和張明計議停當，說不對節，說：「只因路費不足，還未起身哩。」丁郎見二人話不相同，心中犯疑。走到院中見了張氏說：「母親，張明、胡旺回來，我那父母怎麼還不來呢？」張氏說：「我兒不知，你父因在京納監不得回來，故使二人回來報信。」丁郎聽見這話又是一樣，有心再問，又怕太煩，遂回書房留心打聽。

且說胡老爺打點一千銀子連書信交與張明、胡旺，二人到外邊裝上行李，又到後邊叩見張氏。丁郎悄悄的跟在後邊暗聽消息，只見張氏走到堂前交與張明兩個包兒說：「這是賞你們的二兩銀子，這二百銀子到京交於於氏姐姐，叫他隨便使用，你大爺監中的飯食千萬不可缺少。」丁郎聽見這話，兩眼含淚跑進房中說：「母親，我父是又遭的什麼官司？將實話與孩兒說吧。」張氏見事不能隱瞞，以實相告。丁郎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孩兒也要進京。」張氏素知丁郎性氣，不好待說，不叫他又去怕哭壞了，他遂叫丫鬢把胡尚書請來，把丁郎要上京的話說了，胡尚書說：「孫孫你要上京倒也罷了，倘或要叫仇人知道，只舊你的小命難保。我今日已叫張、胡二人帶著一千銀子，去找劉御史開免你父之罪。不過一年半載你父母就都來了。你此時不必掛心，姑且用心唸書，將來好報冤仇。」

丁郎聽的差人去救，心中少安，說：「爺爺吩咐，小孫孫謹尊。」遂哭回書房寫了一封書信，交與張明。張、胡二人這才出去，騎上牲口往北京而去。走了幾天，那一晚上在店中遇著竊盜把行李銀子盡皆偷去，二人不敢回家，逃往他方而去。

這也是仲舉災星未滿，所以北京湖廣不能通信。堪堪待了五年，丁郎長到一十六歲，和張氏生的兒子一年進學，同場中舉。胡尚書收拾行李，差了四個家人，送兩個孫孫上京會試。丁郎和兄弟到了京中，在報國寺找了下處，將他兄弟安住，自己帶著僕人進順城門到了草帽衙門，指望得見母親，誰知門戶改變，問了問街坊，方知是於氏度日艱難，將房子賣與別人，同丫鬢不知流落何處。丁郎打聽了比信，心如刀攪。無奈仍回下處，胡世興說：「哥哥可曾見了母親沒有？」丁郎兩眼含淚，把打聽來的話說了遍，胡世興說：「母親雖無下落，到監中看看父親，自然連母親俱知道了。」丁郎說：「我也想到這裡，但恐仇人知道又生禍端，咱且等到場後，倘若中了進士，有了三百六十同年。就出頭也不怕了。」胡世興說：「哥哥之言有理。」弟兄二人從此靜心唸書，胡世興雖然思父，尚不十分啾唧。丁郎終日牽掛父母，茶飯漸減，想出了一場大病，這且不提。

且說濟小塘和道友在伯勞山歸元洞修煉了五年有餘，這日小塘說：「列位，高仲舉已在監中住了五年，今年該他難滿，他的兩個兒子都該高中，但是丁郎得了思母的大病，不能進場，須得助他一膀之力。但是我還有兩件事，完全之後，好到金殿去討封號，不免大家再走一遭。」言罷寫了五個柬帖，俱各封上，定了開封的日期，每人給了一個，同收拾了行李出洞往北京而來。師徒六人俱有半仙之體，幾日到了京城，在白雲觀借房住下，到了次日乃是正月二十，一枝梅看了看帖正是開拆的日子，遂拆開一看，上寫著兩行言語，頭一行是先至報國寺與丁郎相見，勸他帶病進場，包管得中。二行是用隱身法至各學子寓所，察看動作，打聽籍貫名姓，記下一帳，限二月初一日回信。

苗仙看完，辭眾而去，到了報國寺前化現了個土工形像，進了寺中問著丁郎的家人：「你去向胡大相公說聲，就說是教夯歌的師父來了。」這家人知道丁郎尋父是夯歌的引進，遂即走到書房中說：「大相公，外邊有土工頭兒，他說是教夯歌的先生，特來拜訪。」丁郎聽見這話，連忙向世興言道：「我如今臥病難起，兄弟替我迎接迎接，千萬不可輕待與他。」世興不知就裡，問及敬他的情由。丁郎把當初的事情說了，又說：「兄弟，那本是個神仙現化，今日既然前來，必知母親的下落。」世興聽了，只得出來迎接。看見苗仙雖係土工，人品不俗，遂拱手陪笑說：「家兄臥病在床不能動轉，特命學生迎請。」苗仙說：「不敢。」把手一拱，同進書房，走到床前坐下說：「丁相公一向好麼？」丁郎定睛一看，果然是當年教夯歌的師父，含淚言道：「仙長恩師，當年承情引進，使我父子相認。今若知我母親的下落，還求指引指引。」苗仙說：「丁相公，你既還認得，在下就好好說了，你母親如今還在，終在相會之期。如今場期將近，整理進場要緊。」

丁郎說：「恩師，我母存亡未定，即使中個狀元，也無益了。」苗仙說：「賢徒，你只顧思念母親，難道就忘記了你那監中的父親麼？你若功名不顯，終須不能搭救。依我勸，你只管進場，包得中頭名，母子相會大報冤仇。」二相公在旁說：「兄長細聽，此言句句有理。」丁郎說：「賢弟，我豈不知事當如此，只是我病體沉重，進場不能作文，況且母親並無音信，焉有見面之期。」苗仙說：「賢徒，想當年我許你父子相認，果然骨肉團聚。難道今日我會說謊不成。」丁郎聽到這裡，心中少覺開懷，說：「但願如此，恩師就是我重生父母了。還求慧眼看看舍弟功名如何？」苗仙把世興看了一看，說：「令弟雖然功名有分，略次一等，二位一定是同榜連捷的了。」說罷告辭。胡世興送出寺外，苗仙拱手而去。世興進來，兄弟二人商議進場，叫家人胡定到禮部投了卷子，單等二月初八進場不提。

且說一枝梅又按柬帖上的言語，往各學子寓所察看動靜。這一日走到一個寓所，乃是間壁兩座樓房，這邊樓窗一個學子，那邊站著一位仕人，只見這個遞把扇子，那個遞個包兒，二人噉噉不知說了幾句什麼，各把樓窗關上。苗仙看罷，知是二人有私，遂用攝取法把兩邊換的物件攝到手中，裝在直袋以內。到了次日打聽了這個學子的姓名籍貫，記在帳上，回到白雲觀，將帳呈於小塘。小塘看了一遍，看到南京應天府上元縣薪科解元吳必顯，夜間和隔壁樓上女子私換東西。小塘問苗仙，把兩件東西要過來看了看，是一把扇子。上面寫著一首情詩，包裡是個金戒指，濟仙看罷點頭暗歎，也不言明就裡。這一日正是二月初一，乃韓慶雲拆看柬帖的日子。慶雲走到無人之處拆開一看，寫的是：「力作謄錄書寫，暗帶鴛鴦筆一枝隨眾進場，遇地字七號卷子，乃是丁郎

的令弟胡世興的字眼。如有差訛，與他用心改正。」韓生看罷進城自去辦理，小塘隨後也進城去打聽著司務廳一個書辦名叫虞文煥，住在紹興會館。打聽明白，到了會館門首等他出來，看了他的模樣仍回觀去。